

“俄克人”移民与二战后加州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

董奕成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 一批被称为“俄克人”的美国南方白人移民群体迁入加利福尼亚州。这一亚文化群体在二战后加州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俄克人”初入加州之时, 是民主党“新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助力了加州进步主义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的强盛。但是随着“俄克人”在经济领域完成中产化, 文化坚持福音派信仰。在全国性政党重组与福音派保守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 “俄克人”成为加州乃至全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这一历史现象的具体表现便是“俄克人”的政党认同经历了从民主党到独立选民、再到共和党的政治转向。至今, “俄克人”都是加州共和党的稳固基本盘。

关键词: 加利福尼亚州; 俄克人; 福音派; 政党重组; 现代保守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5

在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版图之中, 加利福尼亚州戏剧性的转变是一个格外引发史学家注意的现象。这个在大萧条以及战争时期以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著称的“黄金之州”,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却成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重要摇篮。正是在加州, 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等代表性人物崛起, 此后更是超脱出加州, 将他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到了整个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 现代保守主义在加州的崛起和发生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一场美国国内移民大迁徙的关系密不可分, 那便是“俄克人”(Okies) 群体的迁徙。正如南方黑人的两次迁徙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种族格局并推动民权运动的发展, 作为美国南方外迁白人的代表, “俄克人”也重塑了加州的文化与政治版图。

一、“俄克人”与加州政治生态的初遇

“俄克人”(Okies)^②最初只是对“俄克拉荷马人”(Oklahomans) 一词的简称, 在大萧条时期的加州成为对当时从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和密苏里四州迁往加利福尼亚的贫困白人的贬称, 后来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新的“俄克人”的到来以及这一群体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一词语逐渐成为针对加州的西南部白人移民亚文化(Subculture)^③群体的称呼。

1910 年至 1950 年间共有约 140 万美国西南部居民定居在加州^④, 这些人及其后代构成了“俄克人”的主体。这场人口外流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时期, 20 世纪 10 年代至大萧条是第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对“俄克人”形成影响较小, 只能算序幕。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迁徙到加州的“尘暴难民”(Dust Bowl Migration) 和 20 世纪 40 年代国防工业发展引发“第二次淘金热”(The Second Gold Rush) 带来的“国防俄克人”(Defense Okies) 群体才是加州“俄克人”的主要来源。

加州的“俄克人”移民潮的产生本质上是一场延续数十年遍布全美国的结构性生活人口再分布的庞大历史背景中的一环。从 20 世纪 10 年代开始, 大量的南方人口迁出故乡, 前往其他地区, 这一现象一直要持续到 20 世纪 70

作者简介: 董奕成 (2002—), 男, 湖南省常德人,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② Okies 一词在中文中常常被翻译为“俄克佬”, 采用这一翻译的原因大体是因为其贴合美国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之中的文学意境。考虑到“俄克佬”一词所带有的贬义色彩, 故笔者将该词语翻译为不包含任何情感色彩的“俄克人”一词。

^③ 亚文化(subculture)是一种具有相当弹性的概念。其是一种社会形态, 拥有独特的规范与价值观体系, 能为其成员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并为社会互动提供特定的场域。关于“俄克人”亚文化更详细地论述可以参见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9-145.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年代，“阳光地带”兴起、北方城市逐渐衰落，南方外流人口数量增长才趋于平缓。^①这一时期被美国学术界称为“南方大迁徙”（Southern Diaspora）。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于南方黑人群体的两次大迁徙，却很少关注到南方白人群体同样是“南方大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1970年，约有700万非拉丁裔南方白人居住在南方以外，而同一时间只有约330万南方黑人群体居住在其他地区^②。加州的“俄克人”正是反应这一“南方白人大迁徙”的重要代表群体。

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俄克人”内部在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上有着较为清晰的特征。在政治态度上，“俄克人”来自于南方民主党历史传统深厚的大平原地区，这使得他们初抵加州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时他们也深受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和农民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US）的影响——往往呈现出文化与种族议题上保守，经济议题上呈现民粹主义与农本思想。^③这一群体对罗斯福新政怀有情感与政治的双重认同，并毫不掩饰对于共和党的敌意。一个经典的“俄克人”笑话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小女孩的三只小猫起初是共和党人，可出生一周后，它们睁开眼睛，就变成了民主党人。”^④

“俄克人”还秉持着一种被称为“平民美国主义”（Plain-Folk Americanism）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只承认两大社会阶级：生产者与寄生者。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还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只是白人内部的平等，且带有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这一意识形态还并且呈现出强烈文化保守主义与反共主义的色彩。^⑤

单从人数上而言，“俄克人”便是加州政治无法忽视的一个群体。20世纪20年代便有约25万人定居加州；大萧条时期，又有25万至30万人迁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防工业热潮又吸引了约60万至70万西南地区居民的到来。截止1960年，共计又170万“俄克人”定居加州，占到当时加州人口的八分之一，且这一群体大多数都是白人。^⑥如此庞大的迁入规模，直接冲击了加州既有的政治格局。

“俄克人”首次大规模展现其政治影响力，是在1934年的“结束加州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简称EPIC）运动及随后的州长选举中。这场运动由著名进步主义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发起，主要主张为“为了使用而生产而非为了追求利润”。这一带有左翼色彩和民粹色彩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大量因为大萧条陷入困境之中的贫困选民，辛克莱本人也借此声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与到1934年的加州州长大选之中。^⑦尽管辛克莱最终因建制派的强力反击而败选，但“结束加州贫困”运动展示了加州民粹主义政治的巨大能量，而“俄克人”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除“结束加州贫困”外，同一时间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养老金运动也能说明“俄克人”对加州政治的影响力。1933年，长滩医生弗朗西斯·汤森（Francis Townsend）提出了每月向老年人发放150美元养老金的计划，以此来通过刺激消费来结束萧条，^⑧该运动在“俄克人”社区中尤其受欢迎。虽然计划最终失败，但是在1937年，该计划又引发好莱坞公关人士艾伦兄弟（Allen brothers）主导了新的养老金计划——史称“火腿与鸡蛋”（Ham and Eggs）运动。该运动主张每周四向50岁以上的失业者发放30美元的凭单。“火腿与鸡蛋”集会遍布全州，展现出了惊人的影响力。^⑨最终这一提案以139.8万票反对、114.3万票支持的结果被否决。^⑩尽管最终失败，但“火腿与鸡蛋”运动在动员“俄克人”选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其支持率在“俄克人”聚居区远高于加州其他地区。

“俄克人”对加州政治最直接的制度性影响，体现在1938年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人卡尔伯特·奥尔森

^① 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 12.

^② James N. Gregory, *The Southern Diaspora: How the Great Migr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Southerners Transformed Americ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p. 14.

^③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p. 88-89.

^④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 90.

^⑤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9-171.

^⑥ James N. Gregory, “Dust Bowl Legacies: The Okie Impact on California, 1939-1989,” *California History*, vol. 68, no. 3 (1989), p. 76.

^⑦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p. 310-312.

^⑧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 313.

^⑨ Kevin Starr, *California: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2007, p. 212.

^⑩ Carey McWilliams,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 Gibbs Smith, 1973, p. 320.

(Culbert Olson) 成功击败共和党在任州长弗兰克·梅里亚姆 (Frank Merriam), 这是自 1890 年代以来民主党首次赢得州长职位。“俄克人”表现出来对民主党的忠诚, 而且他们的选民登记活动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1938 年中期, 该州的选民登记人数增加了 20 多万, 这一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农村地区, 特别是“俄克人”迁入区。马德拉县增幅达 35%, 默塞德县 24%, 克恩县 22%。在这些地区, 奥尔森取得了重大的胜利。^①这些地区在“俄克人”到来之前, 长期被支持共和党的农业利益集团所把持着, 共和党借此长期约束着城市之中的民主党势力。诚然, 在“俄克人”到来之前, 这些地区已经呈现出民主党选民增加的趋势, 但是“俄克人”的到来无疑加速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 此时的“俄克人”毫无疑问是民主党新政联盟的支持者, 对民主党保持着高度政党忠诚。他们的到来推动了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加州进步主义在的发展。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俄克人”思想之中的矛盾性所在, 这种矛盾性使得“俄克人”在战后逐渐脱离新政联盟, 转向现代保守主义。

二、郊区“俄克人”的保守化

“俄克人”在进入加州之后, 呈现出两股不同的居住倾向——一部分集中在以洛杉矶、湾区和圣迭戈为代表的大城市的郊区地带, 另一部分则集中于以圣华金谷 (San Joaquin Valley) 为代表的肥沃农业谷地的城镇与小城市之中。^②无论是居住在何处的“俄克人”都在战后出现了保守化的倾向。

不论是居住在大城市地区, 还是居住在农业谷地, “俄克人”在战后都经历了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根本性改善。在美国正式参加二战之前, 加州仍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困扰, 但是随后到来的国防建设热潮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 甚至导致加州一度出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 不得不重新打开国门, 引入墨西哥劳工。

在战争期间, 大量的西南人参加军队, 在军中服役, 剩下的“俄克人”也纷纷进入工厂之中, 成为了国防工业创作出的庞大蓝领大军中的一员。据统计, 战时里士满的凯撒造船厂的 90000 名工人之中有 28% 的成员来自于西南部四州——这也是“俄克人”的主要来源地。在洛杉矶的终端岛 (Terminal Island) 加州造船厂之中, 34000 名员工有 19% 是 1941 年 12 月以后到达加州的西南部移民, 这还不包括此前就已经到达加州西南人员工。^③大量的“俄克人”成为蓝领工人的现象对群体本身产生了两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俄克人”整体经济条件的进步与社会身份的跃升。据统计, 1940 年至 1950 年期间, “俄克人”男性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 152%, 家庭收入增长了 131%, 即使去除同一时期上涨了约 70%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俄克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任然是提升的。众多“俄克人”移民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使是留守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也享受到了国防经济发展的红利, 到 1949 年, 当地“俄克人”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 2970 美元, 与其他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④经济收入的提升也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郊区“俄克人”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白人社区之中。

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 “俄克人”也深度参与到战后白人郊区化的浪潮之中。这一郊区化趋势在战争期间便已经开始。为了满足国防工人住房的需要, 洛杉矶东南部的贝尔花园、林伍德、唐尼, 旧金山湾区附近的瓦列霍、布里斯班、奥克兰地区的工人阶级郊区便在这一时期修建, 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些社区的居民之中很大一部便是“俄克人”。^⑤战后, 凭借着战时积攒的积蓄, 或者是利用退伍军人的身份, “俄克人”借助联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和退伍军人管理局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提供的贷款担保, 成为了加州城市郊区扩张的积极参与者。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社区便是长滩附近的莱克伍德 (Lakewood), 作为由开发商规划的新型郊区样板社区, 该社区的首批定居者之中便包括很多“俄克人”。^⑥在随后的日子里有更多的“俄克人”搬入该社区, 使得该群体在这一社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① Walter J. Stein,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Greenwood Press, 1973, pp. 92-93.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9-40.

^③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5.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87-189.

^⑤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76.

^⑥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30.

郊区化带来了大都市地区“俄克人”的社会关系的重组，在富裕的郊区社区之中“俄克人”呈现出对中产阶级和加州身份认同。这点在莱克伍德社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许多“俄克人”居民放弃了原有的宗派，同时试图隐藏自己的西南部口音，他们在中产阶级化的同时也继承了加州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

乡村音乐的转变反映出了“俄克人”的文化保守化倾向，同时乡村音乐的保守化也反过来加速了作为音乐受众的“俄克人”的保守化。乡村音乐在加州的转型可以简单概括为，从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地区性民俗歌谣到20世纪40年代为国防工业之中的工人阶级群体服务的西部摇摆乐(western swing)，再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白人中产阶级，乃至全美观众服务的商业化流行音乐。

20世纪50年代，乡村音乐开始了明显的“中产阶级化”转型，这一过程伴随着“俄克人”迁入更白人化和更富裕的郊区，表演者和行业从业者开始可以淡化40年代乡村音乐与蓝领群体之间的关联性。甚至不再强调“俄克人”身份的独特性，转而强调一种模糊的牛仔意向，将受众定位为更年轻化的郊区中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在文化和种族构成上也更具有同质性。^①这一转型在广告和赞助模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赞助乡村音乐的主要是服装、食品杂货和汽油等必需品商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对全乡村音乐电台和新的乡村音乐电视节目提供主要商业支持的公司开始转向销售更昂贵的耐用品，例如家具连锁店和电视机制造商”^②。汽车经销商成为乡村音乐广播的重要赞助者，而唱片公司和粉丝杂志则开始通过强调听众的中产阶级属性来吸引广告商。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地主导的粉丝杂志《乡村音乐生活》宣称其读者“70%拥有住房，每户家庭拥有1.6辆汽车”，尽管更客观的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乡村音乐听众家庭年净收入不足11000美元”^③。乡村音乐行业正在积极塑造一个与其核心受众实际经济状况并不完全匹配的消费群体想象，并且消费群体也乐于接受这种想象。

乡村音乐成为现代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载体。“大萧条时期电影中乡村音乐牛仔形象脱离了自由民粹主义的根基，到20世纪50至60年代，这一形象又重新出现，成为一种全新、白人郊区化美国主义的象征，这种美国主义敌视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与世俗主义”^④。曾经在“俄克人”边缘时期为边缘群体呐喊的乡村音乐，如今成了郊区白人中产阶级确认自身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这一转型深刻反映了“俄克人”从被歧视的“乡巴佬”到郊区中产阶级的身份蜕变，也为其政治立场的右转提供了文化合法性。

彼得·拉·沙佩勒(Peter La Chapelle)认为亚文化鲜明的“俄克人”身份特征开始逐渐瓦解，融入更广泛的“郊区白人”范畴之中，放弃了平等主义的冲动。^⑤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首先是笔者并不认为20世纪40年代西部摇摆乐时期的乡村音乐是其发展主流，恰恰相反，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俄克人”推崇的平等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一色彩远远超过他们到来之前的加州本土白人中产阶级，植根于其来源的大平原地区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观念之中。其次，是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论述的，大都市郊区地区的“俄克人”并不是“俄克人”的全部，但从亚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农业谷地的“俄克人”认同要远比郊区的“俄克人”认同来的牢固，郊区“俄克人”认同的消融并不能说明“俄克人”身份认同的瓦解。

综上所述，大都市郊区的“俄克人”融入到郊区白人中产阶级的大共同体之中，但是其政治影响并没有随着文化身份的表面消解而消退，反而是其保守主义价值观得以通过郊区空间和消费实践得以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固化。同时也超脱出地域的限制，成为面向全美白人中产阶级的流行音乐。

三、福音派与农业谷地“俄克人”的保守化

当郊区的“俄克人”努力的隐藏自己的西南部口音的同时，居住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却自豪地展示着他们从家乡带来的风土人情，如果让一个毫不知情的加州人前往“俄克人”聚集的圣华金谷，他甚至会感觉身处在俄克拉荷马州而非加利福尼亚州。与他们在郊区社区中居住的同乡不同，山谷之中的“俄克人”不但赢得了这场

^①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23.

^②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24.

^③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27-128.

^④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15.

^⑤ Peter La Chapelle,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73.

“文化战争”的胜利，他们还反过来同化了社区周围的其他白人居民。“俄克人”的基督教福音派信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福音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主要派别，由众多不同的新教分支派别组成，其共同点在于对福音主义的追求，即着重强调个人灵性感觉的重要性。^①“俄克人”此前居住的美国西南部有着浓厚的福音派宗教背景，当地几乎见不到其他的宗教和宗派信徒，信仰极其单一，多为基督教新教福音派，且深受复兴主义-基要主义的影响。^②福音派在20世纪的变革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作为其忠实信徒的“俄克人”。

在现在的美国，福音派常常与新右翼与新保守派相联系，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一战前美国西南部激进化盛行的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福音派传教士和虔诚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主张被认为与千禧年主义基督教(chiliasmic Christianity)教义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③但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种联系开始发生改变，福音派奉行一种回避主义的态度，拒绝参加政治活动，因为其认为任何形式的世俗活动都应该避免，否则便会分散人们追求个人救赎的注意力。这种主张使得，大萧条期间，试图在“俄克人”之中发展组织的美国劳工组织屡屡碰壁。战间期的福音派也饱受教派分裂之苦，20世纪20年代基要主义在北方主要教派中遭遇失败，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更给保守派福音派贴上了“无知和偏执”的标签，整个运动陷入分裂与孤立^④，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二战后，福音派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与神学转型，其核心特征是组织化、主流化以及与冷战反共主义的深度绑定。1943年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简称NAE)的成立标志着教派冲突时期的结束。该协会的宗旨号称要带领美国基督徒应对“自由主义这只可怕的章鱼”、“唯物主义的毒害”以及“滔天的邪恶浪潮”。^⑤这一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保守主义政治组织，通过跨教派的新教合作以干涉国会立法，应对美国社会世俗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在意识形态层面，福音派原本便存在的反共立场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之下迅速强化，这使得其将自身定义为美国基督教文明对抗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守护者。新一代的福音派布道家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变化，开始积极推动福音派向主流社会的融入。

在福音派转型并掀起美国社会广泛的基督教新右翼运动的进程之中，加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标志着福音派从“宗教异类”转变为保守主义联盟的核心之中的1949年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布道会便在洛杉矶举行。^⑥之所以，加州会在这一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离不开迁徙至此的“俄克人”。

伴随着“俄克人”和其他南方移民大量涌入加州，南方各福音派开始进军加州。在此之前，因为南北战争造成的美国南北教会的分裂，加州的宗教市场长期被北方教会所主导。根据南北双方教会达成的协议与长期的默契，南方教会在加州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以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为代表的福音派教派打着“收拢失散羊群”的旗号，刻意将自身与“南方性”(Southernness)绑定，以此来吸引那些在加州感到格格不入的西南部移民。传教士在布道中频繁提及西南部各州，让移民们想起家乡与传统，并强调教会是这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宗教归属与地域身份深度绑定的策略。美南浸信会教堂成为“俄克人”在异乡重建“家乡感”的核心场所，其运作高度类似于一个“种族教会”。^⑦留在南方的美南浸信会并不强调自己的南方属性，更喜欢称呼自己为浸信会，以此来同美北浸信会竞争。

靠着与“俄克人”的绑定，美国南方更保守与基要的福音派派别在加州拥有了稳定的受众，并以此为跳板，深刻地改变了加州的宗教格局与政治版图，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兴起的主要支撑力量。

学者詹姆斯·赖辛格(James Reisinger)在其研究中注意到，1940年至1970年间发生的南方白人大迁徙为美

^① 刘艳：《美国政党政治形成与黑人奴隶制废除过程中的新教福音派》，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3页。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2.

^③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2.

^④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1.

^⑤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18.

^⑥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34.

^⑦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3-214.

国其他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南方移民不仅改变了他们直接定居的社区，还通过社会互动影响了周围非南方人的信念和行为。他认为这些影响是通过南方移民对非南方白人的外溢效应 (spillover) 而实现的。^①居住在农业谷地的“俄克人”对周围非“俄克人”白人的影响就是南方移民外溢效应的最好体现。

“俄克人”秉持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对周围白人群体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展现。一是途径是通过福音派的进一步扩展与传播，包括教会组织跨族群的吸纳与全国性平台的构建。二是“俄克人”与其他白人群体在社区中的日常社会互动。

美国南方白人移民为福音派在南方以外地区的扩张奠定了领导核心与信众基础。但福音派并没有满足于这一成就，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了“俄克人”族群边界，向更广泛的白人群体敞开大门。很多福音教派也乐于营造出一种充满怀旧情怀的“老家般”氛围。不过，这些教派同时对明确的亚文化认同没那么上心。它们的理念激进且具有普世性，极力招揽各类信徒。^②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五旬节派 (The Pentecostal Church)，其普世主义倾向使其成为跨族群传播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美国南方白人移民传播文化的一个相关渠道是通过媒体。在南方白人偏爱带有右翼政治倾向或宗教布道的广播节目的情况下，散居社区会推动南方以外地区对这类媒体的需求。久而久之，非南方地区民众接触到新颖保守派声音的机会可能会增加。^③这些媒体网络与全国性福音派组织相结合，将圣华金河谷地方教会的草根动员与全国性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连接起来，使原本局限于农业谷地的宗教保守主义得以向全州乃至全国辐射。

跨族群传播效应对于其他族裔的影响同样明显，加州的拉丁裔五旬节教徒同样受到现代保守主义影响。在由俄克拉荷马人运营的五旬节派宗教机构中接受培训的墨西哥裔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受到“俄克人”亚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作用于其所能影响到的墨西哥裔社区，使得圣华金谷的墨西哥裔在社会层面比加州其他地区的墨西哥裔更为保守。^④

除去宗教生活，世俗的日常交往也会传播“俄克人”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在圣华金河谷等农业聚居区，“俄克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与谷地中的非南方白人——包括早期定居的中西部移民后代、城镇商人和专业人士、以及从事农业管理的白领阶层——存在着广泛而持续的日常接触。这种接触广泛存在于工作场所、商业交易、子女教育、社区活动等多个场景。

“俄克人”与其他白人的社会交往在现代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传递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研究显示，在南方白人居住得更靠近非南方人、且与非南方人通婚更频繁的县，长期来看与更高的共和党得票率相关。住房和婚姻市场中更高的融合程度与对共和党的更大支持度相关。跨族裔通婚则是衡量这种文化传播深度的重要指标。在通婚率高一个标准差的县，南方白人与共和党得票率的关联度大约高出 20%。^⑤当非南方白人通过婚姻进入“俄克人”家庭网络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后者的宗教保守主义、反共立场和文化保守观念。除去婚姻这种直接的交往方式，混居的居住模式也起到价值观传递作用。在居民混居程度更高的县，“俄克人”的选举影响力往往更大。^⑥农业谷地中“俄克人”在与非南方白人的混居和通婚中，凭借着更强的群体凝聚力，实现了对非南方白人的同化。

综上所述，在“俄克人”亚文化的外溢效应的影响下，以圣华金谷为代表的加州农业地带与以橙县为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社区共同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的策源地。

四、“俄克人”政党认同的最终转变

“俄克人”从战前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逐渐转变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的过程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发生的，要

^① James Reisinger, “Southernization: The Long-Term Effect of Migration on Racial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SSRN Working Paper, No. 3930708, 2021, pp. 4-6.

^② James N. Gregory,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4.

^③ Samuel Bazzi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8, no. 3 (2023), p. 1635(58).

^④ Adam J. Ramey,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4 (2021), pp. 531-533.

^⑤ Samuel Bazzi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8, no. 3 (2023), p. 1630(53).

^⑥ Adam J. Ramey,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4 (2021), p. 537.

理解这一政党认同 (party identification) 变革的发生, 就必须理清同一时间段美国全国性政党格局变动的大背景。

政党重组 (Party Realignment) 是美国政治学界用以描述美国政治史上政党体系周期性巨变的一种理论。重组由一场关键性选举 (critical election)^① 引发, 在这场选举中形成的新的政治联盟取代旧的政治联盟, 根据联盟实力的变化形成新的美国两党基本盘与政治格局, 从而建立新的政党体系。^②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政局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 再一次完成了政党重组, 由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彻底瓦解, 第六政党体系 (Sixth Party System) 建立。这一政党体系最大的特点便是保守主义的抬头与美国政治的右倾, “种族”与“身份”问题取代“经济”问题成为两党争论核心, 南部与西部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加。^③ 长期作为民主党铁票仓的“稳固南方” (Solid South) 翻红, 共和党完成保守派夺权与对民主党的优势。这一转变始于 1948 年“迪克西特党” (Dixiecrat) 叛乱, 加速于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最终在 1968 年总统选举这场“关键性选举”中得以定型。

1948 年是美国南方政治变革的关键节点。在 1948 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南方代表集体退场, 转而组建了州权民主党 (States' Rights Democratic Party), 即“迪克西特党”, 参加 1948 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变故的发生植根于新政期间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激烈的“种族问题”, 而北方民主党对黑人群体的支持引发了南方民主党的不满, 最终借由“州权”的名义表现出来。^④ 在 1948 年选举失败后, 南方保守派意识到靠第三党是无法赢得全国政权, 必须依靠两党体系才能完成夺权。此后, 南方各州的白人保守派开始集体加入共和党, 并从内部改造。南方的共和党分支因为民主党“稳固南方”的缘故长期以虚弱小党的形式存在, 很快便因为南方保守派的加入完成转变。^⑤ 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很快便助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 赢得 1952 年的美国大选与 1956 年的连任。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保守派和右翼的胜利, 因为其与共和党内部的自由派领袖罗伯特·塔夫脱 (Robert Taft) 参议员关系密切, 实质上成为一个中间派政府领袖。面对这一局面, 保守派共和党——以西部和南部新晋共和党为主——团结在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 周围争夺共和党内部的话语权。^⑥

1964 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成为南方白人彻底脱离民主党的催化剂。巴里·戈德华特及其支持者利用南方白人对《民权法案》普遍的不满, 赢得了 1964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 成功颠覆了共和党在种族问题上传统的温和路线方针。虽然其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之中遭到惨败, 但其却率领共和党成功拿下南方五个州, 坚固南方彻底瓦解。^⑦ 戈德华特本人过于极端的立场和反主流策略遭到失败, 但是其却完成了西部和南部保守派的整合, 同时他开创的现代保守主义成为足以取代传统共和党理念的另一种思潮, 这一思潮被里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扬光大。^⑧

在戈德华特的基础之上, 尼克松以更为灵活的政治手段继承了戈德华特的遗产, 通过诸如“法律与秩序”、“新联邦主义”和“沉默的大多数”等一系列带有狗哨政治 (dog-whistle politics) 色彩的全新且温和的政治口号, 来指代戈德华特式的“支持种族隔离”“支持州权”和“重视南方白人”等极端主张,^⑨ 并持续推行南方战略以

^① 所谓“关键性选举”又称“关键性选举重组” (critical electoral realignment) 或“政党选民重组选举” (realigning election) 指的是在一系列选举中出现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和投票模式 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进程, 详见张业亮:《“关键性选举”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 载《美国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② 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 4 期, 第 111 页。

^③ 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第 66-67 页。

^④ Kari Frederickson, *The Dixiecrat Revolt and the End of the Solid South, 1932-1968*,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28-30.

^⑤ Glenn Feldman, *The Great Melding: War, the Dixiecrat Rebellion, and the Southern Model for America's New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5, pp.278-297.

^⑥ 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第 68 页。

^⑦ 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 《美国研究》2012 年第 4 期, 第 36 页。

^⑧ 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 4 期, 第 115 页。

^⑨ 王浩、付思源:《美国共和党的楔子战略与执政联盟的构建 (1854~2024) ——从林肯、戈德华特到特朗普》, 《美国研究》2025 年第 4 期, 第 100-101 页。

改善共和党的选举态势。最终，尼克松赢得 1968 年大选，民主党“新政联盟”瓦解，美国最终完成政党重组。

加州“俄克人”在全国性政党重组的背景之下，政治立场经历了从民主党忠诚选民到独立选民、再到共和党核心票仓的完整转变。

正如笔者前文提到，“俄克人”初抵加州时，几乎清一色是民主党支持者。他们来自传统上的民主党州，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同样被投射到了战后的杜鲁门政府身上。

“俄克人”在战后初期维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一方面是因为此时“迪克西特党”叛乱还没有发生，南方民主党还未公开与北方民主党决裂，“俄克人”依靠着自己的政治惯性继续支持民主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鲁门秉持的中西部理念和支持奖励劳动者和应得者的社会立法深受“俄克人”的欢迎。^①因此，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党都牢牢把握着对“俄克人”的吸引力。

然而，随着民主党全国政府推动民权议程，打破与南方民主党的联盟，南方民主党脱离民主党并加入共和党，两党政治势力开始重组。在加州，1945 年“火腿与鸡蛋”运动再次复活，这一次该运动试图获得新崛起的福音派宗教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失败预示着福音派宗教与经济激进主义的脆弱联盟就此告终。^②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普通南方福音派信徒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因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正面交锋而深受触动，也因新政联盟向进步主义议程妥协的方式而幻灭，尽管许多人仍保留民主党登记身份，但他们进入 50 年代时已成为独立选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要凭良心投票，^③“俄克人”也属于这些南方福音派信徒中的一员。

加州的投票制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之前，一直有着交叉提名特权，这使得加州的政党组织性较弱，政党对政治与党员的控制力较弱，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性，使得“俄克人”不必在两党之间选边站。许多“俄克人”的政治认同开始倾向共和党，但政党认同转变并不完全。虽然“俄克人”在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但更多是出于对其本人的支持而非共和党的追随。

20 世纪 60 年代是“俄克人”政治转向的关键十年。1964 年，林登·约翰逊在克恩县等“俄克人”聚居区以绝对优势击败戈德华特——彼时美国社会尚未极端化，戈德华特过于激进的种族主义主张在较为温和的“俄克人”之中并未取得支持。民主党的这一优势并未持续太久，到 1966 年，里根便在加州州长竞选中在该地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加州白人在 1965 年的瓦茨黑人暴动后陷入到焦虑与恐慌之中，“俄克人”亦受此影响愈发保守化。民主党利用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议题”在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下最终被“价值观议题”所取代，1964-1968 年的多次选举之中，“俄克人”的投票选项愈发保守。^④“俄克人”最终倒向了共和党，成为了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一直持续至今。

五、结语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之中，“俄克人”完成了从大萧条时期新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到战后成为加州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一剧烈的政治转变，其政党认同也从民主党转变为了共和党。“俄克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极大地推动了加州战后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成为加州共和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强盛的基石，并推动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外溢，影响到周围地区的白人选民。即使到了加州翻蓝已久的今日，加州中央农业谷地——曾经的“俄克人”聚居区——现在依然是加州共和党的顽固堡垒，“俄克人”的影响持续至今。

参考文献：

[1] GREGORY J N. American Exodus: The Dust Bowl Migration and Okie Culture in Californi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STEIN W J. California and the Dust Bowl Migration[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① Dan Morgan,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 Knopf, 1992, p. 234.

^②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01.

^③ Darren Dochuk,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34.

^④ Dan Morgan,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 Knopf, 1992, pp. 233-235.

- [3] MCWILLIAMS C. Southern California: An Island on the Land[M]. Layton: Gibbs Smith,1973.
- [4] STARR K. California: A History[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2007.
- [5] LA CHAPELLE P. Proud to be an Okie: Cultural Politics, Country Music, and 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 [6]刘艳。美国政党政治形成与黑人奴隶制废除过程中的新教福音派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 [7]DOCHUK D.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0.
- [8]REISINGER J. Southernization:The Long-Term Effect of Migration on Racial Prejudic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R]. Rochester:SSRN Working Paper,2021.
- [9]BAZZI S, et al. The Other Great Migration: Southern Whites and the New Righ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138(3).
- [10]RAMEY A J. The Grapes of Path Dependence: The Long-Run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ust Bowl Migration[J]. 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2021,1(4).
- [11]付随鑫。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8 (4).
- [12]王传兴。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 —— 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19 (4).
- [13]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 [J]. 美国研究, 2012,26 (4).
- [14]王浩, 付思源。美国共和党的楔子战略与执政联盟的构建 (1854~2024) —— 从林肯、戈德华特到特朗普 [J]. 美国研究, 2025 (4).
- [15]MORGAN D. Rising in the West: The True Story of an "Okie" Family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rough the Reagan Years[M]. New York: Knopf,1992.
- [16]DOCHUK D. From Bible Belt to Sunbelt: Plain-Folk Religion,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2010.

“Okie”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onservatism in Post-World War II California

Dong Yi 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40s, a group of white Southern migrants known as “Okies” moved into California. This subcultural grou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post – World War II California. When the Okies first arrived in California, they we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s New Deal coalition and helped sustain the strength of California progressivism in the 1940s and 1950s. However, as the Okies became economically middle-class while culturally adhering to their evangelical faith, and against the broader backdrop of national party realignment and the rise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sm, the Okies became a crucial social base for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even nationwid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was a political shift in Okie party identification: from Democrat to independent voter, and then to Republican. To this day, the Okies remain a solid base of the California Republican Party.

Keywords: California; Okie; Evangelicalism; Party Realignment; Modern Conservatism